



444

人軍埃羅

蔣元椿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

蘇維埃軍人

★★★★★★★★★★★★★★

蔣元椿 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 一九四八年一月 •

蘇維埃軍人



譯者 蔣元椿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版

原出版者序言

蘇維埃報紙每天報導着在從法西斯侵略者手裏解放祖國的戰鬥中，由平常的蘇維埃人民所完成的許多異常英勇的事蹟。這些報導不是藝術作品，而只是一些樸素的事實，由親眼目睹這些事實的，或者自己就參與了這些實際行動的男子和婦女敘述出來的。它們是有着真實的人物，確實的地點，和一定日期的可靠的報導。

出版者在這本書裏所收集的就是一些這樣的報導。蘇維埃人民所做的英勇行為事實上是無數的。這種行為已經不是特殊人物所完成的特殊行動。它們在無數的蘇維埃戰士們中間已經成爲一種羣衆現象。

我們只選了在蘇維埃報紙上登載了的很少的一部分最典型的史詩，把它們用書冊的形式出版，以使我們的讀者得以熟悉蘇維埃軍人。

莫斯科 一九四五年

目 錄

原出版者序言

死也執行任務.....	(1)
發生在塞瓦斯托波爾的事情.....	(3)
到處可退了.....	(6)
因為我是人類的理想.....	(7)
敵人的地堡噴着鉛彈.....	(10)
再生之願.....	(11)
一個妹妹.....	(13)
給敵人以打擊.....	(14)
已被除了名的人.....	(15)
柳巴霞.....	(17)
震雷兵伊凡·尼古林.....	(19)
我們的瑪露莎.....	(21)
沒有一滴汽油.....	(24)
老大爺尤羅金.....	(25)
無日的鬥決.....	(27)

米夏·西尼爾美墓	(29)
他不能逃走	(32)
母與子	(32)
我們後面是斯大林格勒	(34)
撞他！	(36)
獨守兩個星期	(38)
十一勇士	(40)
以他的心	(42)
我們勝利了	(44)
傘兵軍醫伊薩也夫	(46)
一輛着火的坦克對一輛「老虎」	(48)
父與子	(50)
從地上站起來一個着火的人	(53)
瑪麗亞·庫圖梭娃	(54)
永世不忘	(56—58)

死也執行任務

我們不知道做了這一英勇行爲的人的生前情形，我們只知道他是怎樣犧牲的。

參謀處的電話員，用喊啞了的嗓子，徒然地想聯絡上扼守前方某處的一個部隊。敵人正在包圍這個部隊，因此必須立刻和他們建立聯系，以便告訴他們敵人的迂迴運動，並將指揮部要他們撤到另一地區去的命令傳達給他們。不然，這部隊會被殲滅的。……到前方去是不可能的，德寇的迫擊炮正在轟擊着從那地方到司令部之間的地區，把整片的雪和泥土炸飛到空中去。

但是電話打不通。

『一定是線斷了，』電話員說。

於是，昨天才在炮火下把這條線架起來的上士諾維柯夫站了起來，披上偽裝大氅，拿起步槍和一口袋工具，很簡單地說道：『我去吧。線斷了。行嗎？』

電話線通過一片稀疏地長着些矮樹和幾株樺樹的地區，諾維柯夫爬了開去。德寇很快就發現了他。爆炸的雪的旋風開始向這

通訊兵移近來。迫擊炮彈灼熱的彈片在他頭上，怪不愉快地號叫着。

他沒有覺得身體右側有什麼痛楚，但在向四周探望時，他看到有一道細細的紅痕拖在他後面雪地上。他爬了近三百米遠，發現電話線斷了的一頭埋在雪塊下面。話線被落在近處的一枚炮彈打斷了。現在他得去找被炸開去的另一頭，把線路接通起來。

一枚炮彈在離諾維柯夫很近的地方爆炸。一陣劇痛，就像有一噸重的東西投在他身上似的，把他壓倒到地上去。雖然他竭力從雨一樣落在他身上的泥土裏爬出來，痛楚却繼續把他壓倒下去。可是在他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一定要找到那根掛在什麼地方的灌木叢裏的電線頭，一定要向它找去，抓到它，拉它下來，把兩頭接起來。終於他找到它了。當他站起來時，一陣灼痛刺着他的胸膛，他又倒了下去。但他用手撐着，又跪了起來，捉住了攪盪着的電線頭。正在這時，他看到有一羣德寇在接近攏來。他不能用步槍來保衛他自己，因為他兩手沒空。他拖着電線爬了開去，直到達到了斷了的電線的另一頭。

他呼吸愈來愈困難。他的手指麻木起來了……他非常不滿意自己。難道他真的要沒有接好線以前死去嗎？他把電線的一頭用牙齒咬住，以全身的力量，兩隻手把另一頭往他嘴裏拉。只差一個米厘了！他的眼已經在模糊下去。以最後絕望的搏扎，他終於把另一頭咬住了，他把牙巴骨咬緊到幾乎要裂了。他的舌頭感覺到了熟悉的微酸的鹽味和一下輕輕的刺觸。這是電流通了！用他麻木了的但現在是空了的手，拿起步槍，他撲倒在雪地裏，以最後一分力量，發狂地咬住了牙齒。決不能放鬆牙齒！……德寇在向他奔來，一路叫喊着。最後一次抬起身來，諾維柯夫向敵人

打光了彈巢裏的全部子彈。……

這時候，司令部裏的電話員正在向受話器裏喊着：

『是的，是的！聽到了！阿令那嗎？我是梭羅卡！』

戰鬥結束了，這一前方的部隊在接到必要的命令之後已經攻擊了德寇的側翼而突破了包圍圈。收線的通訊兵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半身埋在雪裏的人。這人俯躺着，臉埋在雪裏。他手裏捏着一支步槍，僵硬了的食指凍住在扳機上。彈巢是空了的。在附近雪地上橫着四名德寇的屍體。

通訊兵們把他從雪地上抬起來，於是顯出了他咬在齒縫裏的電話線。現在他們才知道在當時戰鬥的時候，聯絡是怎樣重新建立起來的……他的牙齒咬得這樣緊，因此他們只能在他硬化了的嘴角上把電線剪斷。不然，他們就沒法解下這位死了都還如此堅決地執行着他通訊兵任務的人。

中央前線

斯大林之鷹報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

發生在塞瓦斯托波爾的事情

事情發生在塞瓦斯托波爾，在這個城市的英勇保衛戰的最後幾天裏。德寇已經突入城市，佔領了南北兩面的海灣，但最後的塞瓦斯托波爾人還在一條狹長的海岸上戰鬥着。

每晚有小船來到這海岸上，搬走還沒有離去的軍民。人們在敵人的炮火下登船，船就立刻開向海去，而那些沒有能够乘上這一班船的，就在等着下一晚走的時候，繼續把敵人的進攻打退回去。

鮑里斯·克列棉節維奇·梅尼克服務的那個炮隊還在作戰，

但作破壞的一切準備的命令已經下了。在執行了任務之後，梅尼克請假回家去。他的妻子和十一歲的兒子還在城裏。他們住得不遠，就在岩洞裏，但他化了很久時間找他們。

當他爬行着時，大地痊癒着，他不時在還冒着煙的彈坑和戰壕裏休息，在黑暗的通道裏，找尋在地底下的他的家。他的眼睛發花，認不到人。最後，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攪的，他碰到了他的兒子。

梅尼克帶着他的家人急忙趕回海邊，到晚上撤退的船隻來的地點去。

敌人的爆炸所引起的狂風把他們擲到空中又丟下來，把他們從地面上拖過去，又把他們壓倒下來，把泥土倒在他們身上，又把他們挖出來，把他們像泥娃娃似的頭朝下的丟到水裏去。

最後，他們來到了俯視着海岸的懸崖上，梅尼克用一根纜索把他的妻兒放下到海岸上。

直到這時候，他才認識到他的妻兒和他自己曾經走過了怎樣的一段路程。這時他才注意到他兒子的蒼白的臉，這是一個忍受了痛苦和憂患的人才有的那種蒼白的顏色，他記起了他曾經不斷把泥土從他兒子的臉上和肩膀上拭去。這時，他才注意到了灼熱的彈片紛紛地落在離他兒子的頭不過幾十生的的乾枯了的草叢裏。這時他才聞到了燒焦了的皮肉的氣味。他驚住了。要一個小孩子經受甚至是許多成人所不能經受的放驗，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誰都知道獨養兒子是多麼寶貴的，而現在，所有二百五十天來曾經用來向這座要塞攻擊的全部炮火，已經正對着他的兒子使用着了。

梅尼克把他的妻兒托付給一個他認識的廚子照顧着，回到炮隊去。

他是最後一個離開那些大炮的。船立刻就要開了，他急忙去送他妻兒上船。

正當他走過末了的一門炮時，他聽了一聲呻吟。他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撲去。在他面前躺着受了嚴重彈震的炮長。怎麼辦呢？應該把他帶到船上去嗎？時間不多了，而他的妻兒正在海邊上等着……應該丟掉他嗎？……

梅尼克向海上望了一下。船正在開進來。他把炮長背到背上，用腰皮帶把他繫緊了，把傷處的手臂圍住了自己的頸子，用下巴抵住，急忙向海邊奔去。雖然距離並不很遠，他儘可能快地跑着，一面想着，他怎麼能把這兩件要辦的事情都辦妥呢？或者他得丟掉炮長，立刻奔到他家人那裏去，或者救了炮長，而讓他的妻兒去聽天由命。

人的命運遭遇到這樣嚴酷的考驗是很少的，但是現在，患彈震症的炮長無助地橫在梅尼克的有力的肩膀上，除了這幾乎失了知覺的軍官的身體重量以外，在這個炮兵的肩膀上，還感覺到了一種責任，一種水兵的嚴酷的光榮的責任，他曾經寬過誓，要保護他的指揮員的生命甚於他自己的。梅尼克向筆立的懸崖奔去，他的下巴這樣緊的扣在胸膛上，以致患彈震症的炮長的腕骨都格格地響起來了。他用手一把一把地順着纜索吊下去，正好拉住了繫船索，他爬過船沿，和背上的人一道落進了船裏。

在海上梅尼克恢復了知覺。燃燒着的塞瓦斯托波爾映紅了高天的天空，猶如落日。他的妻兒沒有在船上，他們掉在那裏了。

如果不是那個受了彈震的炮長復了原，因而報告了梅尼克的行爲，那末可能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會知道塞伐斯托波爾使他付了多大的代價。

塞伐斯托波爾

紅星報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無處可退了

德寇的縱隊在向莫斯科推進，法西斯們預期着直接以行進隊形突入這座都城，但在敵人進犯的道路上出現了第三一六步槍師，就是現在的第八警衛軍紅旗潘菲洛夫師。

這是一個空冷冰凍的日子。德寇正在完成他最後一擊的準備。轟炸機不斷掠過天空。自動推進的大炮沿着被雪覆蓋的田野伸出了炮口。坦克在伏洛柯拉姆斯克大道上隆隆地響着。

偵察員們探聽確實，在克拉西科夫、日丹諾伏和莫羅姆采伏，集中有敵人的兩個步兵團，六個白炮隊和四個重炮隊，八輛以上的坦克，和好多羣自動步槍兵和機器腳踏車兵。

所有這些火與鐵山崩似的壓向了我軍的防線。

歷史將永不遺忘在莫斯科外圍發生的這一光輝的戰鬥，在這一天，廿八個英雄，以政治指導員華西里·克洛契可夫爲首的潘菲洛夫師的戰士們，爲他們自己贏得了不朽。這一羣英勇的人，堅守了在杜波文科伏鐵路交叉點附近的防線。他們準確的射擊打倒了許多直着身子向我軍陣地前進的法西斯自動槍兵。在擊退了幾次步兵的衝鋒以後，廿八個警衛軍又被二十輛裝甲的怪物所攻擊。但無畏的戰士們毫不動搖。他們用反坦克炮擊壞了德寇坦克，並用裝滿了可燃液體的瓶子向他們投擲。

傍晚，新的坦克投入了對這二十八人的進攻，這是一個快速縱隊的第二梯隊。政指克洛契可夫數了一下，有三十輛坦克，裏面有幾輛是重型坦克。牠們一面射擊着，一面向二十八勇士固守着的鐵路交叉點馳來。防衛者的人數愈來愈少了。看來隨時都可能抵不住這些活動的鋼甲堡壘的攻擊。就在這時候，政指克洛契可夫向他的伙伴們喊出了不朽的口號：

『俄羅斯是廣大的，但是無處可退了。莫斯科就在我們後面！……』

誓死不退，蘇維埃戰士們向敵人的坦克射擊着，用玻璃瓶裂的榴彈雨一樣的向牠們投去。十二輛坦克已經被燬而且着火了，但蘇維埃戰士的數目也在減少下去。不久，他們的彈藥用盡了。

握住了他最後的一束手榴彈，政指克洛契可夫迎着最近的一輛德寇坦克奔去。鋼鐵的怪物停住了，但這位無畏的英雄，被子彈穿透了，也倒了下去。

在這一天，潘菲洛夫師的二十八個英雄，就是這樣和五十輛坦克作戰的。和這樣嚴重的敵情作戰，他們英雄似的戰死了，但是敵人的坦克沒有通過。他們英勇行爲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國，這些英勇的蘇維埃戰士的名字是不朽的。

中央前線 少共真理報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因爲我是人類的理想

史涅茲可夫是南方的一位著名的細菌學家。他曾經發現了許多肉眼所不能見的生物的全領域，而在這領域裏他感覺自己是充

全精通熟悉的。他很有名氣，而他也具有名人的外貌。

德寇佔領他居住的城市時他正病着，因而沒有能够跑掉。

『聽我說，瑪麗亞·彼得羅夫娜，』他對他的老姑母說，『德國人要把我送到德國去工作。你想這可好，唔？』

他姑母的唯一回答是在她自己身上畫了個十字。

『你不喜歡，』教授說，顯然高興了。『我也不。你給我縫一條這樣的帶子吧。』

史涅茲可夫教授在一件紙頭上畫了一條帶子，帶子上有好多狹窄的管狀的口袋。

天快黑時他走到他的實驗室裏，檢出了一些試管，這裏面貯藏着他最寶貴的微生物，他把牠們放進帶子上的口袋裏。我不知道這是些什麼微生物，只知道他在這裏面的某幾種上已經研究了好多年，而正接近於一項發見，這發見將使人類永遠免除一種頑強的傳染病。

深夜裏他繫起這根腰帶，離開了住所。他的計劃很簡單，到游擊隊那裏去，把他的寶貴的腰帶送到我軍戰線上來。

在他的進路上橫着千萬重障礙，但從日落到日出，他不斷地向東走，在那個方向有着生命。

他不斷地走着，他離家時穿的衣服破爛了，他的花白頭髮上撒滿了塵埃。在一個村莊裏他把他的破鞋換了雙樹皮鞋，在另一個村莊裏他又把他的飯袋換了一件補過的短褂。

他已經走過了草原，正在穿過森林地帶。離奧勒爾不遠了。他的脚早已凍得出血了，而他的心臟又使他不安。一次，他在一條小溪邊坐下來休息，顯然是暈過去了，因為當他醒來時，發覺他是躺着，而頭倒在水裏。

『我不行啦，』的的起來時他自言自語的說。

終於有一天，他感覺自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吃驚地想到，他的工作將會和他的人一道丟失了，而這工作是世人所需要的。

不再隱匿了，他在白天走進了一個大村莊。他知道這裏有一所醫院。

『日安，醫生，』他對一個穿著白色外衣的瘦弱的小女人說。

『你好，老大爺！打那裏來的？』

『我是從遠地來的，』教授說，坐了下來。『有一件事要拜托你，醫生。我不了解你，但是你是俄國人而且是醫生。那就够了。我要告訴你的是……』

決定要他在醫生克里丁娜這兒留住幾天。這是一件冒險的事。德寇們正在監視她，一個出賣自己人的村裏的老傢伙，不止一次地造過她的謠。病人們看到了教授進來，也看到了醫生把他從醫院帶回她家去。但是他要做的只是把那根帶子交給她，然後走掉，他們決定一發生危險就這樣做。

他們在晚上來捉他了。他正睡在披屋裏。他不慌不忙地起來，解下帶子，他把堆在一角裏的廢物推到一邊，把帶子放在地上，用幾個破了的鋸架放在上面擋着，把手頭找得到的東西都拿來蓋在上面。然後他走出去。

以後發生了些什麼，他記不清了，雖然他自己覺得好像完全是清醒的。他被帶到一個地方，磕撞着，跌倒了，立刻又爬起來，因為他們在踢他。爲了某種理由，德寇司令命令剝光了他的衣服，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光着身子站着，竭力想忍住刺着他心口和左臂的痛楚。但是他終於克制住了。德寇們向他吼喝着，相

互高談闊論着。他聽着他們說的話，忽然用流利的德語說起來了。

『你們在用什麼來威脅我？』教授輕蔑地問道。『這裏我是赤條條的站在你們面前，然而你們的坦克大炮却對我毫無辦法。這是因為我是人類的理想，我是俄羅斯人。你們要殺我，是嗎？你們的胳膊長得太短了。即使你們殺我，你們也殺不死我的。我唾你們，你們這些傻瓜！』

德寇懷疑他是游擊隊的重要人物，把他送到了奧勒爾。有三個月，他和旁的垂死的俄國人一起，躺在一間骯髒的小屋裏。我們就是在那裏發現他的。當我們把他從小屋裏抬出來送到一所醫院去時，他還活着。他醒過來的第一個字是他留下了那條帶子的那個村莊的名字。帶子找到了，送給了他。

在向他的學生，把怎樣繼續他已經開了頭的工作的詳細指示講了以後，他就死了。在他死之前，他告訴了我上面所寫的事情。

奧勒爾 消息報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

敵人的地堡噴着鉛彈

一個偵察排在其他部隊的前方行進。剛出發，一挺德寇機槍就擋住了他們的路。班長阿歷克賽·彼且斯切基首先向這挺機槍爬去，投了一個手榴彈。被他的模範行動鼓勵着，戰士們很快就跟上了他。

進攻最激烈時，我軍被扼守在一座小丘陵線上的一部德寇阻住了。敵人的地堡噴吐着鉛彈。機槍和自動槍火力非常密集，使

偵察員們爬在地上抬頭不得。在他們後面，我軍的自動槍手也擠在地上了。德寇的白炮和加農炮從縱深向我軍射擊。全部地面翻騰着土塊和煙雲。

『真見鬼！我們就躺在這該死的地堡跟前挨傢伙嗎？』彼且斯切基狂怒地喊着，眼睛憤怒得發紅。

『我往前面去！』他說着就爬了開去。

德寇幾乎立刻發現了他，用機槍向他射擊。但彼且斯切基迅速地爬行着，幾乎達到了他的目的。

『他完成不了的！那些豬鬃們要把他打死的呀！』排長喃喃地說。他以為彼且斯切基將用手榴彈去打德寇。就在這一霎那，彼且斯切基跳起來，兩步就到了地堡的槍眼前，用自己的身子塞住了它。

人們說，一切事情都是有限度的。但在這事發生以後，蘇維埃戰士們的憤怒是無邊無際的了。沒有一個德寇活着離開這座小丘。

斯大林格勒西北 少共真理報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

再生之恩

我軍的先遣連隊之一攻進了一個村莊，在與德寇坦克遭遇後被迫撤離。有幾名負傷的戰士被遺留在街上和菜園裏。佔領了村莊的德寇就在當地居民面前殘忍地殺害着傷員。

兩個傷員，班長柏維爾·維西洛夫和戰士阿歷山大·史克立品，是躺在克里欽諾夫家房屋後面的向日葵叢裏的，克里欽諾娃決定要救他們。她把他們移進到屋子裏面的貯藏室裏，把他們安